

张在军 著

西北联大

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

张在军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西北聯大

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

张在军

张在军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北联大 / 张在军著 .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
2017.9

ISBN 978-7-5155-1467-3

I. ①西… II. ①张… III. ①西北联合大学—校史
IV. ①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2038 号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授权,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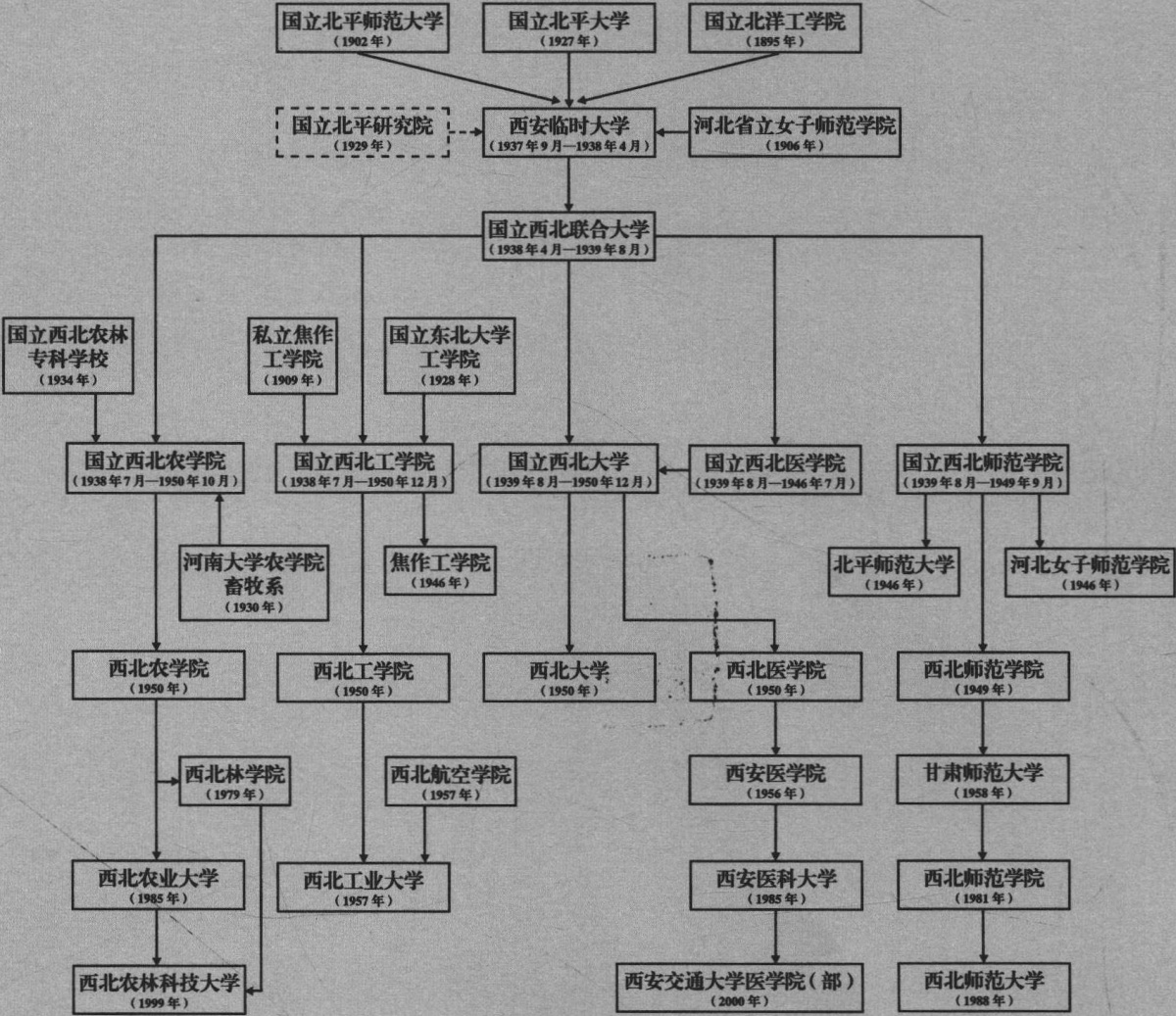
西北联大

作 者	张在军
责任编辑	李 涛
特邀编辑	刘碧珊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467-3
定 价	5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391966
投稿邮箱	balimist0213@163.com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邮编 : 100102

西北联大主体脉络图



序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撰写《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时，有三个难题，我意识到了，但没能很好解决：第一，前方战事与后方学术如何互相勾连；第二，是否公开谈论伪北京大学与伪中央大学；第三，怎样叙述存在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些都不是“禁区”，是我自己的问题：在写作方式、史料运用与学术立场之间，存在某些不太好弥合的裂缝，再加上时间紧迫，只好暂时搁置。

收到张在军《西北联大》书稿时，我着实吃了一惊。此前读过他的《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了解其学术热情与工作经历，而辨析头绪繁多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可比描述武汉大学教授的故事或乐山的抗战文化遗迹要困难得多。

最近几年，有感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如日中天，与之相对应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则几乎默默无闻，相关“后人”很不服气，于是奋起直追，有了每年一届、相关学校轮流坐庄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前三届会议论文集已经刊行，那就是方光华主编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何宁主编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Ⅱ：纪念西北联大汉中办学75周年》（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以及刘仲奎主编的《第三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主办第四届（2015年）、第五届（2016年）论坛的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想来也会有成果推出。加上此前姚远主编的《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不久的将来，关于西北联大的功过得失，会成为中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凡谈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都须直面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九年一贯不同，真正完整地拥有六个学院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存在时间只有三个多月（1938年4月至7月）；随着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挥手自兹去”，余下的四个学院也只维持了一年多。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解体，此后便是“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阶段。这也是西北联大难以声名远扬的重要原因——即便各校合作无间，毕竟已各自独立门户。同在陕西城固还好说，日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远走兰州（1941年），“西北联大”更是成了遥远的记忆。

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一段历史线索清晰，很好叙述；比较难说的是“解体”与“复员”这两个关节点。“西北联大解体分立最主要、最深层次的原因应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完善西北地区高等学校战略布局的长远考虑；而‘防共控制’的政治动机多少也介入到了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强化并加速了政府要将西北联大解散分立的决心。”张著的以上论述从大处着眼，扭转了20世纪60年代单纯强调“防共控制”的偏颇，颇具眼光。至于怎么看待抗战胜利后各大学的“复员与留守”，张著采用文学性语言，描述“西北联大分立的五个院校像蒲公英一样播撒在西北大地，生根、开花”，结论是：“若从中国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这一视角去审视它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联大的丰功伟绩不亚于西南联大，甚或有超越的事功。西南联大只有一个师范学院留在了昆明，主体全部回迁。”这可就有点过了——处处以西南联大做比较，非压过对方一头不可，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

我当然知道，这是近几年西北联大论坛的主调，并非张君的独创。在我看来，如此高调的论述，属于事后诸葛亮——因应今天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以及各名校历史溯源的需要，过分夸大了国民政府决策的合理性，更不要说执行力了。确实有开发大西北的言论，找到相关资料并不难，问题在于如何落实，以及在抗战全局中的位置。漫天烽火中，各大学的分分合合，有很多不得已的因素，硬要往好的方面说，历史就变得一片光明了。除了人事纠葛与利益纷争，还有两点不能忽略：一是战事发展，二是所在地物质供应能力。这些都不是大学本身所能控制的。在这个意义上，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必须有更为宏阔的视野与胸襟。

张著序章“辞别燕都”的第二节“历史选择了西北”，以及第五节“半路杀出个河北女师”，还有上篇“三校合一”里第二章“昙花一现的西北联大”的第五节“‘公诚勤朴’——校训与校歌”，以及第十节“解体分立：一石二鸟”，都写得很不错，有许多我不熟悉材料。下篇“五校分立”介绍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各自的历史渊源、组织框架、校长及教授、课程与活动等，有点贪多求全，且不时旁枝逸出，过分排比校史资料，这样一来，可供作者驰骋才华的空间就不太大了。

办教育的好处是，再糟糕的年代，也会有好学生（多少是一回事），以及值得追怀的人与事。关键看投入产出比，以及论述的参照系。对比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陪都重庆的中央大学、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乃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困守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大，整体形象及办学水平并不占有优势。这里有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我们应尽可能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体谅先贤办事的艰辛，给予充分的表彰。大凡喜欢西北联大这个话题的，多少总有一点“打抱不平”的意味，这我完全可以理解。如何既具“理解之同情”，又避免刻意拔高，是学术成熟的表现。因为，面对大量史料，长期浸淫其间，很能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

张著徘徊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偶有铺展过度的地方，但其对于研究对象的饱满热情，以及写作时的条分缕析，对于普通读者了解这所早已被遗忘的大学，还是很有意义的。

2017年1月1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引 子 /1

序 章 辞别燕都 / 3

第一节 何去何从? / 5

第二节 历史选择了西北 / 12

第三节 三校的历史沿革 / 18

第四节 北平研究院分道扬镳 / 35

第五节 半路杀出个河北女师 / 47

上 篇 三校合一 (1937 年 9 月—1939 年 8 月)

第一章 非常时期的西安临大 (1937 年 9 月—1938 年 4 月) / 55

第一节 长安居, 大不易 / 55

第二节 甚于长沙临大的院系 / 65

第三节 玄风桥的“十八罗汉” / 74

第四节 抗日救亡活动 / 80

第五节 “文武合一”的军训 / 85

第六节 潼关吃紧, 西安告急 / 91

第七节 南迁：破天荒的大举动 / 97

第八节 散布在三县六地 / 108

第二章 昙花一现的西北联大（1938年4月—1939年8月） / 118

第一节 联而不合也不和 / 118

第二节 院系堪比西南联大 / 128

第三节 教学与科研也是救国 / 135

第四节 师生的经济生活 / 143

第五节 “公诚勤朴”
——校训与校歌 / 151

第六节 总理纪念周 / 158

第七节 南郑的集中军训 / 164

第八节 救亡组织与民主社团 / 171

第九节 古路坝的西北联大附中 / 180

第十节 解体分立：一石二鸟 / 190

下 篇 五校分立（1938年7月—1946年11月）

第三章 后方第一高等农业学府

——国立西北农学院 / 203

第一节 西北农学院的筹建 / 203

第二节 一校一系的沿革 / 211

第三节 首任院长辛树帜 / 223

第四节 名师荟萃张家岗 / 229

第五节 院系设置与教学管理 / 235

第六节 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 / 240

第七节 “驱周运动”催生亢丁社 / 246

第四章 后方最完备的工科大学

——国立西北工学院 / 253

- 第一节 西北工学院的筹建 / 253
- 第二节 三院的历史沿革 / 259
- 第三节 三任院长的功过是非 / 275
- 第四节 雄厚的师资与简陋的设备 / 284
- 第五节 严格的教学与务实的科研 / 291
- 第六节 七星寺的灯火 / 299
- 第七节 “地狱”，还是“天堂”？ / 305
- 第八节 学生社团与学生运动 / 315
- 第九节 拒与西工归并的北洋西京分院 / 322

第五章 西北联大变身西北大学 / 331

- 第一节 “西北大学”为何复名？ / 331
- 第二节 走马灯似的换校长 / 338
- 第三节 三院十四系的师资 / 349
- 第四节 教学条件与学术研究 / 358
- 第五节 乐城的苦乐生活 / 366
- 第六节 政治力量与进步社团 / 377
- 第七节 “四一五”学运始末 / 385

第六章 西北最高师资训练处所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 394

- 第一节 师大精神“吾道西行” / 394
- 第二节 城固时期的西北师院 / 401
- 第三节 黄河之滨建分院 / 409
- 第四节 兰州分院改为本院 / 417
- 第五节 教学、科研与课外活动 / 426
- 第六节 知识青年投笔从戎 / 434

第七节 附中：从关帝庙到十里店 / 440

第七章 西北最具声望的医学院

——国立西北医学院 / 447

第一节 独立建校后的教学工作 / 447

第二节 两任院长：徐佐夏和侯宗濂 / 455

第三节 既为良师，亦为良医 / 466

第四节 学生的生活、管理与就业 / 473

第五节 日军的罪行 / 478

第六节 短命的兰州分院 / 485

终 章 复员与留守 / 491

第一节 “复员”不是“复原” / 491

第二节 平大复校与西大回迁、西医归并 / 498

第三节 北洋复校与西工迁咸、焦工复校 / 504

第四节 西师留守与师大复校、女师回津 / 508

第五节 薪火相传，生命永续 / 514

后 记 / 518

参考文献 / 521

引 子

如果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西北联大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是同时诞生的同胞兄弟，是一株藤上的两颗瓜，都是中国抗战期间大学精神的“最高表现”。

当卢沟桥头的炮声响起之后，为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平津地区文教机构纷纷内迁。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这俩兄弟，一个向南，一个向西。

后来随着战局的变化，长沙临时大学继续迁徙到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西安临时大学也继续南迁到汉中，改名西北联合大学。

再后来，西北联大被拆解，进入“五校分立，合作办学”时期。从成立到解体，“西北联合大学”之名仅仅存在了一年零四个月。不过，人们习惯上把西北联合大学和从西北联合大学分立出来后的几个院校统称为“西北联大”。因为其实质还是西北联大——西北联大的办学宗旨、师资、学生、设备还保留在这五校之中，一直传承延续。

更重要的是，西北联大并未因分立而缩小，反而得以扩大发展，为西北地区的文、理、工、农、医、师范等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农、医两学院却是西南联大没有的。

1937至1946年，西南联大有教授（含副教授）338名，共培养毕业生3882名；¹西北联大与其子体国立五校则拥有505名教授（含副教授）的师

1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2页。

资队伍，培养了 9257 名毕业生¹。

如果说西南联大培养了一批学术精英人才，西北联大却是造就了更多的实用技术人才。

与西南联大的“南渡北归”不同，西北联大是“扎根西北”“生根开花”。若从中国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这一视角去审视它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联大的丰功伟绩不亚于西南联大，甚或有超越的事功。西南联大只有一个师范学院留在了昆明，主体全部回迁。

抗战胜利已经 70 多年了。西南联大早已远去，西北联大的主体却薪火相传。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等院校，都与“西北联合大学”有直接或间接的传承联系。然而与西南联大声名赫赫相反，西北联大至今湮没无闻……

1 据杨希文：《锻造灵魂 培育人才》，方光华主编：《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 页。

序 章 辞别燕都

1937年7月7日，北平已是不堪忍受的酷热。温度计上的水银柱从大清早就直线上升，即使夜间也不轻易下降。刚入睡不久的日本陆军少佐、驻北平大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¹，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叫醒，是北平驻屯部队联队副官河野又四郎大尉打来的，说是卢沟桥日华两军发生冲突。

卢沟桥因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而得名。从北平正阳门西站，乘京汉线列车约三十分钟便是卢沟桥站，桥就在车站西面。桥东的卢沟桥城，建于明崇祯七年（1634），当时称北拱城，至清朝改称拱极城。宛平县政府就设在城内。

卢沟晓月是产生于金代明昌（1194）年间的燕山八景之一，本来只是历代文人题咏不绝的对象，后来却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了。据日军相关情报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七日夜，驻丰台的日军牟田口联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指挥下进行夜间演习，演习结束后部队正在集合，在晚上十点多钟，受到驻卢沟桥北边约一千米处的永定河左岸龙王庙附近的中国部队的实弹射击，最初数发，随后连续打了十几发。

部队马上停止演习，点名时发现缺少一名士兵，当即进行搜索，同时向大队长报告，听候指示。

1 今井武夫（1898—1982），日本陆军少将。1930年任参谋本部中国课参谋。1935年任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后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中国课课长，积极从事侵华活动。卢沟桥事变后，主张不扩大，就地解决，竭力促成签订停战协定。1942年9月任上海陆军部高级部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今井武夫代表日方与中方代表在湖南芷江接洽投降事宜，9月9日参加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正在驻屯地丰台营房的第二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立刻将此情况向牟田口联队长报告，并亲率一个中队奔往五里店增援，向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就非法射击事件提出抗议。但是，在这过程中，原先报称去向不明的那名士兵，已经平安归队了。¹

日华两军在卢沟桥附近发生冲突后，“双方彻夜进行调查，虽隐忍持重争取就地解决，可是八日拂晓，日军终于开了迫击炮”。²

从此，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甚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都发生了改变。

卢沟桥事变时，担任平津军政总指挥的是平津卫戍司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卢沟桥事变前，他正在山东乐陵老家修祖坟，临行前他将军事交给冯治安，外交交给秦德纯，直到7月20日才返回天津。面对日军不断增兵后平津的紧张局势，宋哲元并没有与日军作战的打算，并表示“平津地方重要，不能轻启战端……华北即有战争，亦须在平津以外，请诸君无虑”，而对于卢沟桥事变的原因，他认为“纯系出于双方之误会，徐徐调解，自可和平了结，绝不至发生战事”。³

7月28日，日军六万余人完成集结，朝驻守在北平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三十七、三十八师发起攻击。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战死，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三二师全线崩溃，南苑丢失。宋哲元为了保全军队，于当天夜晚率主力从北平撤往保定。

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1 [日]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2 [日]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3 齐璧亭：《天津失陷之经过及现在之状况》，《西安临大校刊》第2期，1937年12月27日。

第一节 何去何从？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不少学校已经放暑假，北平地区的大部分学生不在校内。事变发生的第三天，蒋介石邀请一些主要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庐山举行国是座谈会。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应邀参加。

事变发生时，清华大学“因地处平西，毗连宛平，当七七之夜，敌人进攻卢沟桥，枪炮之声，校内清晰可闻”。¹可是，对于这枪炮声，很多人已经麻木，并未想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在北平大学任教的曹靖华写道：

这是七月七日的早晨，沉重的隆隆的声音，连续不绝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我在床上坐起来，细细地辨出这是郊外传来的炮声。天还没有亮，坐一会又躺下去，隆隆的声音依然在继续着。但由于近年来在故都听惯了这种声音，就毫不觉得惊疑：这大概还是“友邦”在“演习”的。²

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7月10日给梅贻琦校长电告北平近况，电报中说：“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³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7月11日发给梅贻琦的电报也是说：“清华平安，仅有日兵官来问有无军器，并欲购校马，并劝告校款勿外汇，以免谣传日军提取。”电文中还特别说明“职员出入无阻，携物者须检查，据云日军尚有礼貌，人

1 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2 曹靖华：《故都在烽烟里》，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82页。

3 《潘光旦、沈履急电梅校长》，《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心稍安”。¹显然，潘、沈、胡等人还没意识到战争即将全面爆发。

不少身在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还是表现出对华北局势的忧心。7月15日，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²、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等9位学者联合密电蒋梦麟、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让]，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³

7月16日，李书华、李蒸、潘光旦等21位教授又密电在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各校负责人：“卢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战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⁴7月17日，梅贻琦密电潘光旦，是日早晨，当局召开重要会议，表示坚决抗日，并已开始布置。

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首先瞄准文化教育机构，对中国高校进行了有计划、长时间、大规模的摧残和破坏。7月28日午夜，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7月29日，又派飞机以南开大学为目标，对天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之后，又把军车开进南开大学，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南开大学“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员住宅、学生宿舍、工厂实验室等计11座、26所建筑被毁，损失14.5万册图书、仪器、设备、教学用具和教员学生财物等”⁵，折合时价法币663万元⁶；“南开中学、小学，

1 《胡适密电梅贻琦》，《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 李蒸（1895—1975），字云亭，河北唐山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1923年留美，主修乡村教育，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2年，开始出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1937年起，先后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院长。1939年8月，西北师范学院独立之后，李蒸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1949年后为全国政协委员兼文教组副组长、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

3 《北平各大学负责人密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4 《李书华等21教授密电庐山谈话会》，《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5 李忠杰主编：《天津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6 李忠杰主编：《天津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